





禪寄筆談卷之九

錢唐 陳師 思貞著

賢媛

易家人言婦人無攸遂在中饋義誠眇小矣然又云女正位乎內厥係不重哉又后王君公克正毋儀則敦女教以明章天下婦順不則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若是乎其匪輕也詩首關雎二南桃天之化足以創美國人若反目則替司晨則亡夏商之末季可徵鑒也周之興也以太姒其末也以褒姒國之與家其事同其所係均也若之何而可以弗嚴家人也夫聖人舉賢以立勸足矣若



綠衣黃裏墻有茨桑中諸篇聖人存而不剛者何哉蓋書美所以示勸也書惡所以示戒也不肖者吾弗知之可導而上者誦之不惕然乎感發善心懲創逸志亦聖人不得已之意也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毋輒輟箸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夫古徵孝廉服官蓋孝爲百行之原孝者必廉人知隱之之清操而不知其敦孝也韓毋其知人哉

嚴延年治河南酷刑人號爲屠伯母數責延年云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果棄市 又嚴武鎭蜀頗放肆傲雷及卒母哭曰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矣夫二母之逆料其子之不終一也母誠賢且智矣其如子何予特揭之以示爲人子者

雋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不疑多爲所平反毋喜笑爲飲食言語或亡所出毋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酷以成令名皆母教也

穆伯之喪敬姜據其床而不哭曰始吾有斯子也吾以爲



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  
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此蓋穆伯親內嬖而  
遠賢人故見哀於內媵而不見悼於朋友也然穆伯之  
母其殆下雋不疑而與二嚴之母一等矣然但生未及  
察與誠歿而覺之晚矣然割愛而不哭謂之非賢母不  
可也

孟仁爲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以  
鮓寄母非避嫌疑也 又陶侃母湛氏侃少爲縣吏嘗

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  
能益我乃增吾憂耳吁有令母方有令子孟仁之母吾  
未詳聞嘗攷范逵嘗過陶侃家時家貧無以待賓客母  
謂侃曰汝但留客吾自爲計乃截髮易酒肴逵後知之  
至京師稱述知侃有賢母云夫堅忍於貧時而又不苟  
於爲吏此侃之所以式穀也千載而下如陶母豈多見  
哉

寇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馬太夫人性嚴每不  
勝怒舉秤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  
亡每捫其瘡痕輒哭夫寇公母誠子若此其與伯俞有  
過母笞之繼後伯俞泣杖者何異哉賢母令子事之躬  
合如此予記憶六七歲時從童子師母宜人不容曠間



少偷閒則加呵詈弱冠見背及膺一命祿養弗遠矣欲效伯俞之泣何可得哉每誦此言輒痛心隕涕仰屋長嘆

樂羊子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夕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於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疋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日月夫子積學當勉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也樂羊子感其言遂往終學竟成名儒及致樂羊子行路得遺金一餅以歸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以污其行乎樂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夫樂羊子豈獨不逮管寧哉去華歆亦遠矣取予嚴介丈夫事也而婦反規其夫其閨閫之師資哉

吳許升妻某氏之女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妻嘗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負時名做戒內助之力也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卽謂婦楚欲以我爲相如何婦曰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子出而殉楚國之憂可乎於是遂不應聘夫婦人冀夫之顯榮而光藉者人情乎



卽丈夫且有求榮干進者矣北郭婦高行潔志確然數語賢於人遠矣哉

陶大夫治陶名譽不興家富二倍妻怒曰子能薄而官大是謂蒙害無功而家昌是謂積殃晉楚令尹治國家貧而國富君敬之民戴之故福祿終其子孫名垂後世今子貪富務大不顧後害請去夫叔世士大夫之婦使能如陶大夫妻何至以貧黷被重譴蒙顯戮哉若云婦主中饋不與外事非通方之論矣

歐陽公爲梅聖俞妻撰墓銘述聖俞之言曰使吾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者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嘗從戶屏竊聽之間則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飲乎夫謝氏可謂閨中之益友矣豈直鷄鳴昧旦交相儆戒已耶聖俞雖賢謂非謝之相成不可也

鮑宣妻桓氏裝送甚盛宣謂之曰少君生富貴習美飾而吾貧賤不敢當禮桓氏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瓮出汲脩行婦道夫賢哲事畧相類昔孟光適梁鴻盛飾衣綺入門七日而



鴻不答繼以鴻言布衣操作與鴻同隱夫宣與鴻固一世高士使非桓孟之淑德何以遂高志成令名乎蘭蕙同臭二君之所遇幸矣

漢王霸少立高節其妻亦美志行初霸與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雍如也霸子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夙志而慚見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吁霸之妻殆賢於霸遠矣夫出見芬華靡麗而悅見富

貴而欣慕慙沮賢者不免霸之妻乃確然有守卓有定見令夫易慮改容蓋丈夫不及矣此語此事士大夫須嘗與內子一談亦足感發

尹焞師事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伊川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伊川曰賢哉母也夫爲人父母者孰不欲子之顯榮而尹母之賢智甘處隱約不令子蹈非義蓋有是母有是子矣不徵義方之訓哉

杜羔妻劉氏善爲詩羔屢舉不第將至家妻卽先寄詩云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囚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來時近夜來羔卽回益奮志尋登第劉又寄詩云  
長安此去無多地鬱鬱葱葱佳氣浮良人得意正年少  
今夜醉眠何處樓味劉氏二詩始也勉勵繼也規諷始  
終不離乎正庶幾哉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者矣

秦瑛南鄭楊相妻也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  
歸十日不容見誠諭曰我在汝尚如此我亡何以率群  
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旣至無賢者  
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人兄弟咸爲名士秦瑛  
之教流於三世然則母訓之功豈淺淺哉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  
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  
錢毋怒送賸米及脚錢因李母責審及諸御史皆有慚  
色此與封鮓之母一轍也子安得不成令名哉

符堅幸太學博士盧韋曰廢學旣久書傳零落周孔禮注  
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  
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  
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之學復行於世夫女流穎敏聰  
慧者代豈無人如曹大家嫻於詞令操行甚高庶幾近



聞道也乃宋氏以高年視聰闡明經學非女中之高賢  
哉抑或天有以畀之不使其抱經而弗售也

桓温平蜀以李勢女爲妾嘗著齋中妻南郡主始不知既  
聞與十數婢持白刃往襲之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  
玉耀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歛手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  
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  
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待之此王子年  
拾遺記所載者夫予本錄賢媛曷爲收妬婦哉夫觀主  
携婢挾刃時此何心也一聞李言翻然易慮且優遇之  
誠無忝秉彜矣若李之從容應變視死如歸非中有定

見能然哉予蓋兩賢之且以愧妬婦之不悛者

楊宣懿察之母甚能文而教子以義方少不中禮輒朴之  
察省試明堂賦房心爲榜首登科第二人報者至其母  
睡未起聞之大怒轉面向壁曰此兒辱我如此乃爲人  
所壓耶及察歸亦久不與語其後廷對宣懿果魁天下  
蓋母教之足徵也

李太宰邦彥家起於銀工旣貴其母嘗語昔時事諸孫以  
爲耻母曰汝等固有識乎宰相家出銀工則可羞銀工  
家出宰相正爲嘉事何耻焉母蓋見道之言也賢士大  
夫之言也宜乎其子之崇貴云



王章字仲卿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夫觀此數語仲卿之妻何壯哉貧賤不移雖烈丈夫不是過矣

范曄後漢書曰河南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嘗有他舍雞誤入垣內姑盜殺食之妻對雞不食而泣姑怪問之妻曰自傷居貧無以奉養使食有他肉姑豈至是姑聞言感悟竟棄之夫甘貧守義妻之貞也又能使姑不陷於不義賢哉婦乎可以風矣

袁隗妻馬倫是季長女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子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夫據馬倫所答一一皆中理豈獨才辯也家庭漸習之教固不必言而賦性聰慧疏通理道豈遜賢丈夫也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  
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  
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  
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直草唯命於是繕  
寫送上文無遺誤嗟乎文姬誠才矣惜爲胡騎所虜失  
身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贖之更嫁董祀計  
始適衛蓋三醮焉節不足道也第文學博涉女中之才  
無幾因附錄之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太守德如妹貌奇醜交禮竟允無復  
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  
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  
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  
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  
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  
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嘗考阮氏乃阮伯彥之女德如  
之妹伯彥清真守道動以禮讓德如有俊才而名理自  
飭風儀雅潤父兄如此女妹安得不賢乎備此盛德亦  
足以掩貌醜矣又許允爲吏部郎多用鄉人爲魏帝所  
收婦出誠允對帝語宜正論勿以情求允遂言臣用鄉  
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後稱職與不稱職罪臣未晚帝



遂釋之觀此阮氏更明達事體豈帝閨闈中稱賢淑哉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  
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  
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夫謝張姊妹  
之才似各有勝以尼之品藻可知然尼自負人鑑其風  
致醞藉亦豈尋常箕帚哉良可稱賞矣

曹璨彬之子也爲節度使其母一日閱宅庫見積錢數千  
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歷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  
知汝不及父遠矣夫璨有將帥之才未聞其行不檢也  
惟以積錢數千緡爲母所責近時世祿之子不曉暢文

義不熟閑武畧惟尅下營家官室服飾是侈者紛如也  
欲求才而廩百人中幾人哉然欲如璨之母又千人中  
恐無幾矣以是知母教之不輕也

北魏高恭之歿也其妻謂諸子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見  
汝父一日不讀書汝曹無父之才而可不親章句乎吁  
高母誠賢矣夫好學之士一日不讀書自以爲面目可  
憎語言無味况中才以下之士而可不常以義理澆灌  
其心胸乎子之式穀家庭不可無義方之教也

种放與其母隱於豹林谷結茆爲廬博通經史士大夫多  
從之學著蒙書十卷人多傳之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



禮記集說卷之九  
曰嘗勸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不復得安處我當棄汝入深山矣放遂辭疾不應召盡焚其筆硯轉居窮寂上亦不強致且命京兆尹時存問咸平中母卒詔賜錢助葬不受及放母歿後隱德不終頗貽譏誚無乃母氏之令德有以誠勵之於前歟人孰不欲其子之榮進種母之高致殆匪尋常母儀倫矣

潘孟陽母劉晏之女問末坐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器度全別必是貴人其與韓母精鑑一也

### 僮僕

予按風俗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卽犯事者或原之臧者被臧罪没入爲官奴婢獲者逃亡獲得爲奴婢也又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没入縣官爲奴婢其少才智者以爲奚此奚之所由稱也周禮曰奚三百人卽今之侍史官婢耳

漢名奴爲蒼頭以別於良人也廬兒者諸給事殿中所居爲廬其侍從之僕因呼爲廬兒

衛青父季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季與主家衛媼通生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媼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弟也



青嘗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嘆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望封侯乃後卒如鉗徒之言檀當朝貴盛亦異數哉

後漢李善南陽滎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惟有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潛負續逃親自哺養乳爲生湏續在懷抱奉之不啻長君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于官悉收殺之噫善雖人奴高義殆類士行哉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紹之誅安嘆曰豈可使士稚無後乎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竟以全其祀云吁李王二蒼頭可謂忠於所事又智以善厥終矣比之程嬰全趙孤兒者何異哉士大夫僭人之爵食人之祿受托孤之寄乃易慮喪節甚至狐媚桀黠以取人之家國其視李與王品格之高下何倍蓰哉

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遣一力給其子因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因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夫觀陶公數語充愛厥子與御僮僕有恩具見之矣施於有政如此亟於掛冠豈其才不逮吏治耶特不耐軒冕耳



許魯齋在中書日命牙僧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閑禮節者進却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許公曰諺云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則馴善人下等易訓使若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蓋老成有見之言夫中書省官非不尊仍顧倩家僕前輩清節雅望迥不可及如此近世士大夫天淵矣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吁此溫公之所以爲溫公也

昔有范信者蘇崑龔泰家奴也泰家日食不能周給乃鬻信及其妻於常州夏雉瀆某家數年不通正德初泰貧益甚無所依歸一日適經其所遇信於途信見故主泣拜下地懇延至新王家謂新主曰此信故主流落在此信心不忍欲望容留信夫婦願不惜早暮傭力報主以圖供養故主新主義之聽允其志信待農事稍閒卽肩販往來村落市賣以給奉養久而不衰嗚呼信一僕耳爲主轉賣其身尤戀戀不忘其義其視爲人子而不顧父母之養饑寒疾痛漠然不加於心爲人臣而恤私貪



賄及欺君賣國者視此僕當北面泚頰可也僕誠賢孝  
哉

宋張齊賢文定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  
事於懷中張公知而不問後張為宰相門下廝役皆得  
班行而此奴獨不與一日乘間跽告曰某事相公最久  
後於某者皆得官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不止公曰我  
欲不言汝不知恣我汝憶江南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  
之三十年不以告人吾位宰相進退百官激濁揚清安  
敢以盜賊授官職耶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  
汝去自擇所安既發汝之過不可復留矣其人震駭拜

泣而去吁張公之厚德恩與義兼之矣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管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  
去愛其才耳 盧懷謹死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請自  
鬻以辦喪事嗟乎二僕之忠與賢蓋有士人所不能為  
者而乃心肯意肯為之一則惜主之才而不忍去一則  
甘自鬻以辦喪超然士行矣賢乎難哉

予觀載籍若屯田郎中李曇僕夫王逵事每咨嗟太息為  
歎歎泣下焉逵事曇日久後以應募兵入選去會曇子  
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逵旦夕守候臺門  
送餉後曇貶恩州諸子流嶺南從者皆逸去曰我不能



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恙死達令毋守其屍自出爲之辨喪事朝夕痛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乃殯城南佛舍而去嗟乎世有爲人臣子豐爵厚祿乃奸權賣國及受人汲引位崇顯而其人偶變故利害畏嫌遠避甚至反噬下石爭寵者士類不少也羞稱達無論若達者豈不當節俠丈夫奇男子哉何必論讀書然後爲學又安用多聞博洽也

程明道雖奴僕必託以忠信嘗在澶淵遣奴詣京師買用什物金之數約二百千奴無父母妻子同列聞之皆駭且誚旣而奴還持貨物一一如值衆始嘆服夫明道雖至誠感人而此僕之忠於所事亦殆天性然也

劉義慶說死曰鄭玄家奴婢皆讀書玄嘗怒一婢使曳一婢於泥中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夫二婢逢詬怒倉皇之際猶應對閑雅不忘文墨固可嘉尚而玄之詩書文藝漸被至及婦人女子亦足徵其雅哉

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負石頭名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爲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地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爲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



曰斌卽使君地餘也志節異之稍加禮焉斌後爲蒼梧太守亦克自樹云

錢唐學使田叔禾傳阿寄事云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僕廼費我藜藿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暮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齋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旣皆輸粟爲太學生

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緼掩體而已公爾忘私斃而後已豈尋常所可及哉又云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塗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爲常若然卽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使爲人臣子者忘身以事君竭力以事父謂之大忠純孝可也然豈能優於寄哉良可欽矣新安胡茂承作二僮傳事甚奇其一義完者歙方氏僮也



從其主泛舟富陽有大魚逆舟而來義完一躍乘之與魚持江中乍沉乍浮竟出魚波上魚長三丈有幾咽中有二鯉一長二尺一長一尺又吳氏有僮曰如見擯而還食於母使牧犢溪潭上乃從群兒泅時倒植兩足而頭墜水中以行或翼兩肘波上或立峭岬側注目潭中初與母約日出出牧日中歸就食他日偶忘歸母自往餉之不見如兒呼之如兒自水中躍起明日又往覘之見如兒裸寢水中磐石上連下石軋其背始覺而出二僮者斯何異傾飛與南海之鮫人哉人固有甚愚而負異能者以貌取之未嘗不失之矣觀二僮傳大段一奇事驟以語人豈遽信哉予友新淦朱秉器中丞亦載之楮談予不厭再紀之云



怪異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新平縣尉既卒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客於隴右出關數十里抵逆旅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車從甚盛元方窺見似璞也璞亦驚趨下馬元方謂曰兄去人間復効武職何從吏之赳赳也璞曰吾爲陰官隴右二州掠剩使元方曰何爲典耶裴曰人間所得踰外之財卽謂之剩故掠之韋曰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人生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司所籍俱有限數陰吏狀來卽掠之也韋曰何以掠之將奪之乎裴曰非也或令虛耗或令他事以竭仕農工商所得



各有分限不令過也子之逢吾亦分也合得白金二十斤因曰予以公事欲還解署不得久延因取白金二十斤贈之以別裴復躍馬行去數里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吁觀韋裴之事則信皆有數彼營營一世終其身不休者其亦不知合下之命矣

寶應中有元無有嘗以仲春末郊行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逃竄入路傍空庄須臾霽色月出忽聞西廊有人行聲未幾而四人衣冠者至皆異相相與詠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秋清風月吾黨豈可無文以展佳會乎無有也其一衣冠長人曰齊級魯縞如霜雪皦

亮高聲爲子發其二黑衣短陋人曰家貧良夜清會時輝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冠人亦短陋詩曰清冷之泉俟朝汲桑綆相牽宰出入其四黑衣冠身形亦短陋歌曰爨薪貯水嘗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皇也遮相褒賞雖嵇叔夜阮嗣宗吟懷高况不是過也遲明各散無迹無有熟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燭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四物所爲也豈亦積久而成怪歟而各述其技詞亦可諷不惡又異矣

巴邛人不知姓名家有橘園因霜後諸橘餘有兩大橘如



三斗盃巴人異之卽令舉橘下輕重亦如常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眉鬢皤然肌體紅潤皆相與對局棋身長尺餘談笑自若剖開後亦不驚怖但相與決賭賭訖一叟曰君輸我海上龍王第七女髮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枚云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詩來竟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爲愚夫摘下耳又有一叟曰僕肌虛矣當取龍根脯食之卽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如搏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爲一龍四叟共乘之足下泄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巴

人相傳云百五十年來如此似在陳隋之間不知的年號耳

安康伶人刁俊朝妻巴嫗者項有癭初大如鷄卵漸大內如琴瑟鐘磬埙篪之響細而聽之若合音律泠泠可樂積數年癭外生穴如蜂芒者不知幾每天雨則穴吐白雲霏霏如絲縷漸高散結爲屯雲雨則立降其家少長思之咸請遠送巖穴俊朝戀戀不能已因謂妻曰吾以衆議不能庇汝將送汝於無人之境如何妻曰此疾妾亦可憎送之一死君當爲我決折看有何物俊朝卽磨淬白刃揮搖將及妻前癭中忽然有聲四分拆裂有一



孫跳出騰踏而卽以綿絮裹之雖癯疾愈而突然幾大  
漸矣明日有黃冠扣問曰吾昨日瘦中孫也本是老獼  
猴精解致風雨無何與漢江鬼愁潭老蛟往還因爲怪  
求舟中糗糧昨者天誅蛟搜索堂與借夫人躋糟之領  
亡匿不干性命然恩亦至矣今於鳳凰山神處求得靈  
藥少塗之立愈俊朝如言塗之隨手瘡合而愈因治雞  
黍食黃冠食訖飄然去不知所向

涼武公以殊勲之子將元和之兵擒蔡破鄆數年攻戰收  
城下壁皆以仁恕爲先未嘗妄殺一人誠信遇物發于  
深懇長慶元年秋自魏博節度使左僕射平章事詔徵

京師將入洛其衙門將石季武先在洛夢涼公自此登  
天津橋季武爲導以宰相行呵叱動地有道士八人乘  
馬持絳節幡幢從南欲上導騎呵之對曰我迎仙公安  
知宰相招季武驟馬而前道士曰可記我言聞於相公  
其言曰登轡排金闕乘軒上漢槎浮名何足戀高舉入  
煙霞季武不識字記道士言之再聞道士曰已記得可  
先白相公乃驚覺汗流被體喜以爲相公當登上仙况  
俗官乎後三日涼公果自此登天津橋季武爲導因入  
懸天宮寺月餘而夢時人以仁恕端慤之心因合于道  
安知非謫仙數滿而去乎



予先比部公嘉靖初季橫經設帳時課藝暇率諸生行投壺禮大畧類射義其禮器有一豐一鹿鹿以木雕刻施粉繪如生四足皆跪背柱一筒納籌其中以紀勝負豐亦刻木爲之繪一綠衣童子亦跽足兩手擎盆盂于頂蓋置爵于上以飲負者負者至豐前亦跪而飲之以示罰也後禮旣不行予弱冠時以二器置書室中以豐頂有平盂乃日置盥漱頰面之具後聞人言予在書室中則寂然無聞或出外或不在內就寢則童子有聲若跳踏然家僮不以告外人傳聞向予言予亦不以爲意也昔有令狐譔者剛直之士也不信鬼神倨傲自恃隣有烏

老者家貲巨萬貪婪不止敢爲不義一夕病卒越三日復生人問之曰吾歿後家人修佛事焚楮幣冥官喜之是以放還譔聞之佛然不平曰吾謂世間貪官汙吏富者漏網貧者受辜豈意冥司更甚乃賦詩云一陌金錢便返魂幽明隨處可通門蚤知善惡都無辨多積黃金與子孫是夜忽有二鬼使追譔驅至陰府見殿上冕服如王者厲聲曰爾書生不知自檢謗訕官府合付獄訊令譔供詞譔曰混沌二象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下古始肇多端善惡可以賄更幽明亦無定據多言雖守正何辜供詞匪阿伏惟裁奪左



右仍逼脇之吳王覽其詞曰令狐生議論頗正秉志不  
回難以加罪乃放還以彰愚直仍追烏老不赦卽遣二  
青衣押送令狐生還誤更乞徧觀囹圄凄慘之狀二使  
引之使觀譟頗駭異及至家烏老是夕長逝矣而令狐  
之生死剛正亦鮮儼哉

江右張水部與弟欽甫計偕弟患病抵桃源同舟友人不  
能候乃移弟同在蕭寺奄然逝矣丁卯七月二十八日  
也飢消骨立春腹相貼爲治具就木矣獨以暑月無尸  
氣爲疑弗忍歛又十八日而復生調治月餘偕北上水  
部卽以明春登第夫死而復生亦間有或經日晝亦以

爲異至十八日更生此亘古所無也聞有回生傳予友  
新塗朱秉器孟震昨楮談又紀其事蓋皆實錄予庚寅  
之夏在南吏部陸五臺官舍會張仲氏時爲南武選郎  
眉宇曲墨舉止閑雅宜有厚享也欽甫名堯文新塗人  
癸未進士

譚景升化書云至暴者化爲猛虎至淫者化爲婦人荀悅  
申鑒云男化爲女者有矣死人復生者有矣化虎事唐  
李儼有之躁恭之極而哮躍囂突欸忽爲虎猶能與故  
人陳說平生顧其事不載於他書惟小說傳之然唐人  
喜談竒詭如牛僧孺幽怪錄可觀已然亦有不盡誣者



予曾覽小說一民家有三婦習惡如均不孝虐姑姑呼  
天叩拜忽一夕雷雨陡作震蕩其家三婦一化爲牛一  
化爲犬一化爲豕頭角皮質盡變獨存面目猶人語哀  
鳴夫此蓋乖戾之氣上干天和天心厭其稔惡不令卽  
死而鱣辱之予則以爲無足怪也又何異乎其與化虎  
化女者又各有自不可同科論矣

嘉靖甲子關西人李良雱平日不知何似一夕忽變爲婦  
人宋侍御按彼中形之奏牘疑必書之史當亦不妄蓋  
陰陽盪戾天地付與之性尤爲不經雖與化虎者有間  
然詫異甚矣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蕭墻以西  
地上有聲如雨雹然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大  
拾取而破之中硫黃氣都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方  
有十字廟一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於旛下  
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向但見農家  
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紀之以爲異夫天地  
間上蟠下際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爲若風雷冰雹亦造  
化之所常有飛沙走石亦變態之所稔聞至於泥丸竹  
針皆大如櫻桃皆長三寸孰爲鑄之孰爲成之信陰陽  
不測之謂神有不可以推求者歟



元時邵武人張王簿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自言能造墨張留而館之一夕聞其在妾卧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止留造墨餘汁張吸之舊疾自此脫然

雲南孟密等夷有術能以木換人手足骨人初不覺久之行遠任重卽不能勝卽痛楚有不信者死之日剖股視之果木詢之鄉人皆以爲實有者記之以備博聞云

宋徽欽二帝北狩時至一寺有石金剛二一胡僧出入其中問帝何來帝以南來爲對僧呼童子點茶味甚香美再索之則僧與童子皆不出悄無一人止竹間一小室

有石刻胡僧及二童子宛然似獻茶者豈鬼神尚知二聖爲昔日中國億兆之主而展一念之敬耶其視檮賊之忘恩事讐甘附獸虜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敞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闈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椿以安鐵礎者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豈非係 國家之氣數乎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於此見之松江城中有四塔曰普果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



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何來然又時有時無殆不可曉予昔官南刑曹太平門外十里許一寺門外樹一旗竿殿門扃閉而竿影橫亘於地此又理之不可曉也

鄱陽龔冕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中憤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之類或變易其常處家人驚乃召巫治之時尚寒巫與主人倚爐而坐有一貓正卧其側家人對巫者曰吾家百凡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貓耳於是貓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巫亦大駭馳去後數日捷音

至二子皆高第竟亦無他以是知妖異未必盡爲禍惟當鎮靜以待之耳

成化二十三年寧夏衛某家黑猪變而爲純白人咸以爲凶某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爲牲是年其子汝礪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夫妖不勝德蓋自古記之矣語云視怪弗怪其怪自息某之獨斷畧不經意其所養可知必其平日亦秉道不回者矣

先儒譏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如石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以今驗之未必誣也弘治三年三月某日陝西慶陽府隕石無數大者如鷲鴨卵小者如粟皆作人言茲誠



怪異矣及考晉志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小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是固然矣又吳仲庶守金陵日會取石燃灰供修造之用夜夢三舉子乞哀求救詰旦乃該司申牒欲焚三醜石吳公遂勅寺僧愛護之逮後毛漸作漕欲移置廨舍而終不能動可謂木石無知哉不然何吳僧生公講經聚石為佛弟子而石皆點頭也

天順日錄記自王振擅權于上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狠恣愈甚且諱言災異時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徧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段往東流于海滄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又南京殿宇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夫人事乖於下則天變應于上捷於影響人君修德格天則災惑退舍日月當食而不食天人感應之際淵乎微矣

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室門宇甚峻



堂上燈燭而情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  
妾鄉有烏將軍能禱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嫁焉父利  
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  
大憤曰吾力救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  
衣吏人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  
夕佳禮願爲小相將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  
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天明視其手乃猪蹄也俄聞哭聲  
漸近乃父昇觀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  
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塚中見大猪無前蹄走出而斃父  
母亦感之願納其女公因留之爲側室焉斯可見邪不  
公之德亦至矣哉

勝正是女微郭公且斃于妖矣然使一鄉之害永息郭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虞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  
瓦餅於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  
夕忘去水意爲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  
餅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  
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珍惜不意爲醉  
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  
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也夫此殆與諸葛武  
侯雞鳴枕相類智者結構庸者利焉蓋奪造化之巧以



成鬼神之妙用曷從而測其所以哉子不語怪由然矣

異類

宋時瀘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遂絕食數日死是禽也昔白居易邵康節陳霽山往往錄其義而諷詠焉蓋以秦吉了不過禽之靈爾况人乃靈中之最至有甘心臣虜垂涎於腥羶之庭非命亡胡照燐於沙漠之野視吉了有餘愧矣再考筆記諸書吉了似鸚鵡能人言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結遼與吉了土音亦相似也



孔雀文禽也自喜其尾凡欲山樓必先擇有置尾處然後止南人捕者候其雨往取之尾沾雨重不能高翔又惜其尾恐爲人所傷不復騫騰夫以一鳥之微尤愛惜羽毛若此吾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而反不知自愛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烏鴉別名有小而多群腹下白者名烏鴉反哺其母者名慈烏慈烏口孝烏長則反哺其母夫父母生之恩莫大焉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及其長也爲之辨志爲之謹疾爲之師友爲之室家所以垂統貽謀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也子之報父母也何如或幼而

驕或長而不肖貧者能如負米供養乎富者日有三牲之養乎不顧父母有愧於烏烏多矣傷哉無人道也史載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被面時人以爲譖賢之報夫烏羽族以好鳴見惡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申不但啄其口而已

大明一統志云成都出小鳥紅翠碧相間生于桐花中朝夕惟飲其汁不食他物花落遂死名桐花鳳夫人生大塊間卽百歲光陰一春夢也千百年世事一春花也自有生以至考終一桐花鳳也是以古人譬之逆旅等之



過隙若戚戚于貧賤沒沒于富貴而不能受用乎且暮  
之光景其亦可哀也已善乎藍采和有言紅顏一春樹  
流年一擲梭知道者味之

唐韋臯鎮蜀嘗訓鸚鵡念佛鸚鵡斃以桑門故事茶毘之  
得舍利爲塔臯爲記首略曰元精以五行授萬類雖鮮  
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燿離火或稟竒蒼  
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卓彼禽類習乎能言  
了空相于不念留真骨于已斃

宋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鸚鵡俗呼八八兒偶見僧念阿  
彌陀佛卽隨口稱念口暮不絕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  
具棺以葬之俄而口中生蓮華一枝人爲頌曰有一靈  
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爲  
人豈不知嘗觀今人有籠鸚鵡亦訓念阿彌陀佛鸚鵡  
亦解蓋祖此第俗以端午撚舌然此不云撚舌也蓋物  
性有靈雖纖芥蠅蚊撲之則飛去亦有知識而况禽鳥  
乎

天台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鸚鵡嘗隨人念阿彌陀佛一  
旦立死籠中僧乃穴土而葬之舌端生紫蓮花大智律  
師爲之頌曰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竒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鸚鵡



曰思鄉遂遣中貴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木黃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聞曾經隴山者云此詩尚存郵亭壁間云予曩守永昌郡衙齋高樹每晨集鸚鵡數百旋繞飛鳴綠羽紅喙東旭方曜殊可觀聽予任其去來戒家人無一取也

格物論稱白鷗羽族之耿介者蕭穎士亦稱神貌清閑不雜於衆鳥今章服取以辨等威雲鶴鷄鷄孔雀之後卽次之良有以也昔李白聞黃山胡公有雙白鷗求贈以

詩曰請以雙白璧致君雙白鷗白鷗白如綿白雪耻容顏我愿得此鳥翫之坐碧山胡公能援贈籠寄野人看觀此詩則白鷗之瑩潔雅致固已超他群而太白之風流標格亦非尋常可倫矣

世人只知鳩鳴喚雨又謂催耕格物論此鳥名布穀江東呼爲發穀蓋以將播種時此鳥鳴更勤也予嘗覽韋應物詩天將陰鳴鳩逐婦鳴中林鳩婦怒啼無好音天雨止鳩呼婦歸鳴且喜婦不亟還呼不已逐之其去恨不早呼不肯來固其理觀韋詩不獨喚雨亦喚晴矣然雨則逐之晴則喚之其不情亦甚矣其視雉鴈不再續者



何如哉予嘗曰讀慈鳥之篇則鳴臬可烹也讀鳴鳩之詩則布穀可脯也天生二類何益人世哉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令豎子殺鴈食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弟子問曰主人之鴈以不才而死先生何處焉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不材之間乎吁此莊生之寓言也然樗以不才全其天羊鴈以不才亡其生命將安擇乎予折衷於知言之士笑而不能答

張九齡序鳥之鷲者莫如鷹一日鷲名揚於尚父史闕其載然於羽族之中絕有豪氣表表剛悍觸眸銛峰顧視

之間偉如也予嘗讀老杜義鶻行一篇頓令弱羽北面壯士生色

曾文禪師往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謂曰我龍也以度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師道力可脫我俄失所在有一小蛇尺許從坐榻旁延緣入師袖中蟠曲夜風雨挾坐榻山岳搖動文師危坐不傾側旦霽垂袖蛇墮地而去予謂龍神物也能潛能飛能大能小能隱形能化物豈群物局于一哉予曾覽別記宋有一士人中指有一紅筋長亘時作鼓動伸伏之狀士人戲曰此吾家赤龍也後偕友人泛湖出臂倚舟欄覺指隱隱動躍殆非



常時忽天際雲合雷雨交作士人曰得非吾家赤龍欲去乎尋裂指而去士人亦無恙

青蚨本蟲也今以喻錢云何按搜神記漢時南方有蟲其形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母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循以之還錢名曰青蚨唐人詩云君臣藥在寧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蓋本此也

走物之至大者莫如象考之虞衡志象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運動以鼻爲用一軀之力全在於鼻可以開闔取物中有肉夾雖芥子亦可拾出予曩守滇西適緬甸夷司以兵攻迤西進象二隻求援兵時以未經題奏兵不可大舉象畜於郡治一晝夜食草三十擔雜草者頗艱亦食甘蔗梢試飲以酒斗酒注一大盆以鼻一吸而盡象奴教以跪則屈前兩膝後以供飼不便遣還之

又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唐舞象使拜自誇有大貴異類亦馴服象怒目不動左右教之終不拜此與秦吉了不肯入蠻夷一也可謂禽獸無知哉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伏流



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性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掘之輒得水又格物論謂駝有靈性能知水脉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可千斤日行三百里韓詩外傳田子方見老馬於野喟然有志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者曰故公家馬也罷而不能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用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以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後漢逸民傳曹操忌左慈欲殺之慈忽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特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羊屈前兩膝人立云遽如許竟莫知所取焉噫老瞞欺孤篋寡狐媚以取人家國固稱確矣然豈能加於識微遠見之士哉

搜神記燕昭王墓有老狐化爲男子聽張華講說華怪之謂雷煥曰有男少美高論煥曰當是狐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柱已千年可取照之當自見如言化爲狐又異聞錄載王績遊嵩少石室月夜見一胡者鬚眉白而瘦自稱山公與績談論往往有異績疑其怪取鏡光出而胡者走化爲猿而逝夫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爲男子或化爲婦人或談說理道或行污媚往往見于野史小說文中子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



如孫格娶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峽山寺見  
野猿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  
煙霧深擲筆復化為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道之  
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張文潛公明道雜志云雞能司晨見於經傳以爲至論而  
未必然也大率暑月則晏啼寒月則早啼若嚴冬時則  
有未五鼓而輒鳴數四啼始曙又深夜人聲喧雜一雞  
鳴而隣雞悉鳴者如田文之客可徵也又或不論寒暑  
間有天將曙而始鳴者是不可爲典要也予嘗聞之方  
士及高僧云司晨之雞必以童若與牝接壤其天真則

時候或有爽者此亦一說也予因記之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守之不離夜  
則同宿於大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忽變  
而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舌畧黏而面皮已去半矣  
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作威時卽  
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卽腐爛  
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卽畏伏亦奇矣又如  
象見獅子則奔且畏鼠飛蟲之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  
各有所制有所畏不必強之而後馴也

凡鳥獸之號鳴啁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



耶人以不喻其意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列子云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言血氣之類心知不殊遠也史記謂秦仲智解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書則古人固有解鳥獸語者矣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斯言足徵矣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吁予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語哉

予曾見吳中求乞婦人携一鳥如麻鵲黃頭之類以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於面分列凡案復聚而雜之使

鳥噉之擺列一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言又識字矣又今時丐者繫一猿猴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馴之而化乃爾彼劣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特視此鳥猿猴不若卽北面非過也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嘗籠置窻間一日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解玄理功業亦大進予以爲此大段一奇事然洪鈞付予不以異類無知而畜其所稟羽毛鱗甲大者無論已卽螻蟻蚊虱撲之則飛且走而况有



聲識者乎且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使人而無人道能有此五德乎予嘗聞之老狐聽經又唐人詩龍作人來聽講經則宋鷄之談玄似益可信不足甚怪也

昔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還謂師曠曰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無乃是乎師曠曰鵠食猥猥食鷄鷄鷄鷄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有如校馬今者吾君必驂校馬以出乎平公曰然觀此則物各有所畏豈必大小形質哉柔制剛弱制強理固有之類亦可徵也夫

柳宗元曰永有某氏拘忌以已生歲值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猶又禁僮勿擊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噐襪無完衣飲食大率鼠餘也數歲某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冗捕之殺鼠如丘嗟乎城狐社鼠人固厭之矣嚙物驚寢豈佳事哉若飽食而無禍非人道之常經天道之報施矣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患之祝曰鳩來為我禍耶飛上啄塵為我福耶飛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得一金帶鉤焉是



後子孫昌盛蜀客聞之厚賂婢婢竊鈎以與張既失鈎  
漸漸衰耗蜀客亦窮厄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  
於是齎鈎以反張氏張氏復昌然則人之貧富豐嗇自  
有定數豈可以智力求哉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蠱適是以翾豈  
曰美之蓋刺之也又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  
茲孽而成蚊嚙味銳於秋毫刺錐利於芒錐無胎卵而  
化孕生博物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  
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迺殮膚體  
以療饑妨農工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夫蚊之爲害選

之賦庶幾盡之矣予謂天之生物羽毛鱗介大小各有  
用卽蜂能釀蜜蝶可娛觀蟻之能識君臣蚓之無求於  
世其何損於人哉若彼蠅蚊在世何用造化不生可也  
故詩人之刺青蠅歐陽永叔之憎蚊詞旨憤厲毋亦以  
其大乖人情歟予於二公有同惡矣



禪寄筆談卷之九終



